

文學風景 4

在西門町

流浪

A WANDERING
LONELY FISH

盧永山一著



的魚

小知堂文化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在西門町流浪的魚／盧永山著．一初版．一
臺北市：小知堂，1999〔民88〕
面；公分．一（文學風景：4）

ISBN 957-9184-91-7（平裝）

857.63

88007097

知識殿堂·知識無限

文學風景 4

在西門町流浪的魚

作者／盧永山

發行人／孫宏夫

社長／呂榮旋

主編／陳盈卉

執行編輯／李淑菁

美術指導／張家銘

美術編輯／林恆如

發行所／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八九號三樓

電話／(02) 2389-7013

劃撥帳號／14604907 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永然法律事務所

總經銷／凌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4735號

發行日／1999年07月 初版

售價／160元

1 3 5 7 9 10 8 6 4 2

©1999,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著作權所有·侵害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ISBN 957-9184-91-7

在西門町
流浪的魚

盧永山
◎
著

時光逼人。

我開始覺得自己好像河邊的石頭，時時望著河水匆匆流過。

河水像一夥小孩，噪噪雜雜，促擁而來，促擁而去。

過去的，永不會回頭，只能專注奮力向前；接續的，也無情地蜂擁而來，毫不顧人也有想停下來眷戀的時候。永山是這一波一波的小孩中的一個。數年的光陰，在毫未警覺的時候，匆匆來，匆匆去。一直到了接獲這本書稿時，才恍然他已經向前行去好遠了。

幾年以前，永山回學校當助教，在大樓地下室那冷氣逼人的攝影棚裡工作。偶而，他會打電話上來，說寫了一點東西，希望能讓我看看。這樣，一篇兩篇，我開始讀著他一些寫作。我沒有給他什麼意見，因為，小說實在是非常個人的東西，平白無故，很難在一旁說三道四。我只是說，讀過後，稍稍覺得有些老成，私下的意思是說，好像寫得有些超過他的年紀。倒沒有想到當時的少作，現在重新讀起來，反倒像是作者現下的人生體驗。

幾年前那位二十五歲的Typewriter，二十歲的王蓉，好多年以後的魁，和好多年以後的方全，在當時初讀時，似乎都顯得過於老氣。幾年後，三十五歲的Typewriter，三十歲的王蓉……卻很自然的無奈著，很自然的透著這個年紀應有的小小滄桑。好像永山提前五年感受到他筆下人物的人生。

不知道他是不是也這樣覺得自己的寫作好似第七封印裡的預言。

我這樣看著他快速成長，開始覺得自己好像停止在時間的河上。想著，或許，在我們不留神的時候，他又超前五年生活著了。

這樣不免使我緊張。小孩這樣快速的進步，毫無情面地將我們拋在後面；同時，還有更多的孩子追在他的後面逼他前進，而我們只是望著逝水流年。

這本書，讓人覺得時光逼人。

有些作家寫作的習慣很特殊，寫累了就睡覺，睡飽了再起來寫，寫不下去就站起來東摸摸西摸摸，四處去玩耍，所以作息是很不定的。因為靈感來了，你不能強迫自己突然中斷，而且文思泉湧的時刻感覺就如同被催眠了一般，睡睡醒醒，醒醒睡睡，恍若在另一個世界遊蕩，無法確定此時此刻是否是清醒的？我指的「清醒」，是說應該在現實世界中保持覺知的姿態，有時候作家完全沉浸在小說世界，在他的私人世界他是清醒的，卻無法立刻轉換回現實的時刻，所以在現實中他也許感覺到一種催眠的狀態，不太有警覺。

我便是在這樣的狀態下接到一通遙遠的電話，電話中對方說了一個名字叫：「盧永山」，我一時反應不過來，接著急促又害羞的聲音表明了他和我的一段因緣，我開始記起一些事。記得這個人一直寫個不停，電腦打字，學的是廣電，觀念很新，創作量很豐沛：七年來，我在副刊的編輯檯上一直看到這個人的名字和作品，水準總能維持一定水準，所以我每篇皆留用，很少退過他的稿……我的工作記憶不斷列印出來，就像他列印出來寄給我的作品，陸陸續續，不曾中斷過！

我變得愈來愈無法拒絕他感激的言語，有些恍恍惚惚地進入更深的催眠狀態；人總是無法抵擋誠懇的美言，竟然不知不覺答應了爲他寫序的請求。即使我現在爲了寫長篇小說，已經忘了外頭是何年何月何日，我實在無法中斷我意識陷入的催眠狀態；寫小說，就像吸毒，癮頭發作時，中斷去做其它的事，是很不情願的。

不過在這種情緒作弄之下，我還是忍不住翻開這些打樣好的文字，好奇地揭開序幕，想要一睹爲快。

第一篇「游魚」，竟然不知不覺吸引我讀下去，剛開始便拋給我一個問題：「三十五歲的時候你人在哪裡？會做什麼事？」剛好我今年三十三歲了，很關心這個答案，所以起伏不平的情緒逐漸被移轉平息了！

十八歲的時候，想到三十五歲的時候會做些什麼事？我想起十八歲的時候，絕無法料到三十三歲時，成爲一個作家。然而，再到三十五歲時，是否仍舊是個作家呢？

我又讀到小說中的主角，在快要三十五歲時，是個打字員，而不是十八歲時想成爲的那個夢，這使我想起一部日本神秘主義新電影「謊言，謊言，謊言」的劇情。劇中男主角是一位電腦排版打字員，獨立工作，孤僻而寂寞，每天的工作就是製作即將出版的新書：打字、檢字、校對、排版，所以不知不覺閱讀了大量的文字，潛放在腦海中，這其中當然包含了很多的文學書。有一天男主角

吞了朋友給他的安眠藥，來治療他的焦慮失眠，沒想到一睡安眠到天亮之後，自己的電腦桌前出現了一篇列印出來的小說，連男主角也納悶，不知道是誰晚上偷闖進來的惡作劇，而且連續幾天皆是如此，故事從此展開……

我想我該回去「進入」我的催眠狀態，那是很美好的自由穿梭的經驗，就以這故事送給盧永山揭開序幕。畢竟我也花了很長的下午，進入盧永山的世界。

看見陽光的魚

盧永山

「深海裡的魚平常都在做什麼呢？」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並試著回答自己。

我想起從前在百科全書上看到的一張圖片：三千海哩深的海溝裡，一隻發著微光的魚靜靜泊在海床上，彷彿是一顆不慎墜落於此的星星，光芒逐漸被深海吸盡。而整個漆黑的海溝，只有魚頭上的那點光，沒有水波，沒有礁石，甚至沒有其他的魚群友伴。我已忘了圖片裡的魚的名字，不過，那微弱的光和無盡的黑暗，強烈對比的圖像，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裡。

「也許深海裡的魚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它只是靜靜泊在海床上，用幾盡全盲的眼睛，睜看面前的那一點微光。也許那點微光就是它心中的太陽。」

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像深海裡的魚。我在城市南邊的山腳下租了一個小房間，雖然在報社裡工作，我卻過著封閉的生活，日子在辦公室、小房間和鄉下老家之間固定轉換。我不喜歡與他人來往，不喜歡遇見朋友，常常躲在小房間裡、海岸邊或市立圖書館的某個角落閱讀和幻想，或者什麼都不做。寫作對我而言，就像是深海裡的魚需要那點微光，來證明自己依然存在。多年來我寫

的很少，封閉的生活也讓我不知道該寫些什麼。對過去的回憶和對未來的幻想，於是成爲我寫作的靈感來源。

我常不自覺地耽溺於回憶之中，腦海裡充滿童年時的所見所聞，以及學生時代關於情感和人事的體驗，「游魚」、「島中書」、「海那邊」、「神子」和「健康歌」五篇小說，大概就是依據這些回憶所寫成的作品。當我對現象愈感到不安，我愈喜歡想像我不知道的世界，試著在那裡找到安定的力量。「回家」、「出發」和「異域」三篇小說所呈現的世界，是我心靈的烏托邦。「時鐘」和「逃亡」是比較貼近我真實生活的作品，但從中也可以看出我對真實生活的困惑。

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爲自己會永遠過著深海裡魚的生活。寫作就像是我面前亮起的一點微光，陪我度過漫長的寂寞。我比深海裡的魚幸運的是，我還有友伴指引我，使我不會在黑暗裡迷失：

大學時代的恩師盧非易，當我在寫作的路上失去方向感，他總是提醒我回頭看看自己和周圍的世界，重新尋找寫作的題材。作家阿盛老師使我認識散文的優美和深情，他對文字的推敲斟酌，也使我在下筆時戒慎恐懼。作家王家祥先生在主編台灣時報副刊時，對我作品的寬容接受，是我持續寫作的動力。他對我寫作方向的啓發，我終身受用不盡。謝謝一路上陪我走過黑暗的友伴和我的家人，謝謝小知堂出版社，由於你們的仁慈和鼓勵，使我這隻魚有勇氣脫離深海，浮出水面。

溫暖和煦的陽光灑在開闊的海面上，也印在我的眼眸裡。

目 錄

提早五年遇見的人生／盧非易	3
進入那美好的世界／王家祥	5
看見陽光的魚／盧永山	8

在西門町流浪的魚

游魚	12
逃亡	27

我的人生是一艘船

島中書	46
時鐘	57
健康歌	70

這些人和這些事

神子	86
海那邊	107

從死亡處開始出發

異域	122
出發	130
回家	147

在西門町流浪的魚

35 歲的男人
在深海底孤獨地行走

30 歲的女人在如棺木的電梯裡昇騰，飛向天際

未來是幽微陰暗的黑洞

我在黑洞裡緊緊攪住自己的影子

游魚

再多的浪花

礁石、珊瑚

搖曳的水影

璀璨的世界

海底的游魚依然寂寞

游魚·一九九五

從十八歲開始，我就擔心一件事，這件事現在隱約露出一點端倪。我差三個月就滿三十五歲了，那正好是我在大學三年級的一堂課裡，當著某位老師的面前假設我失敗一

生的開始年紀。

當時老師提出的問題是：請你們假設一個情境，在三十五歲的時候，你們人會在哪裡？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還記得那堂課從下午一點開始，天氣熱得要命，蟬聲像暴徒的刀，一刀刀地砍過來，教室裡的人疲倦得頻頻打哈欠，不過當老師提到這種預測未來的問題時，每個人好像又活過來似的，紛紛搶著表達想像。在年輕衝動的時代，每個人對於預測的未來是未必負責的，因為年輕嘛！

多年以後，我始終記得三個同學的預測：一個說想當記者，一個說想出國拿個PH.D回大學當教授，一個說想當國際級大導演，大部份的女同學好像都說，可能嫁作人婦，當稱職的家庭主婦。這些預測都算不了什麼，我記得我的說法是，我會在三十五歲的時候，在充滿聲色的台北西門町流浪。我說話的時候，語氣哀怨低調，好像十來年後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老師還囑咐女同學給我安慰。

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十六年前大學下午的一堂課，一個不知人生是何物的年

輕學生的預言。十六年後的此刻，我對那個沉悶午後所說的話仍然印象深刻，好像事先錄好的影帶，到了緊要關頭拿出來對照，看看是否說錯了什麼或做錯了什麼。精彩畫面重播。

到目前為止，我的人生談不上失敗，但也沒有什麼好驕傲的，就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人生，既然如此，那我有什麼好寫的？又爲什麼要寫？我也不知道。一張撲克牌CLUB 2總是有五十二分之一的價值吧！一個平凡人的平凡人生也該有什麼值得記錄的。例如，工作。我的工作倒是有點兒意思——打字員Typewriter。我的打字速度連老闆都沒話說，氣得沒話說，如果有一天你到某家打字行，發現老闆是小鼻子小眼睛的，那絕對是他。無論如何，我仍然保有了Typewriter這份工作，天知道他爲什麼沒有開除我，至少我不會擔憂在西門町流浪了。現在，你們知道我擔心的是什麼事情了吧！

總之，我就這樣活下來了，靠著打字機滴滴答答運轉而活下來。我已經三十五歲了，在這樣的年紀如果還有什麼願望的話，我夢想有一天聽不見打字機的聲音，而且能夠重回我的學校生活。滿困難的，誰叫你已經三十五歲了，二十歲的日子怎能重新來過？

SAYONARA……SAYONARA……GOODBYE——

唉呀！想這麼多幹嘛！日子千過萬過難過，還是得照樣過。

是啊！想這麼多幹嘛！

* * *

十六年前大學下午的一堂課，給我安慰的那個女同學Bowl，現在是南方一家民營電臺節目部的高級主管。說完那番哀怨的話，隔天，我就收到她偷偷遞來的卡片，卡片的封面有一段話：

隨著無言之歌流逝的是那青春

隨著無聲底話消失的是那年華

和著西城之歌飄零的是那秋葉